



晚翠平堂集

實紀

上

又 7
4095
1



又伊7
4095
卷1-2

晚翠堂實紀序



吾東兵燹之慘莫酷乎龍蛇之變當是時都元帥權
公戰於陸統制使李公戰於海功俱爲最國史載之
然李公少從武選洞貫穰苴孫武握奇諸書其臨機
制勝固有所蓄積也權公相門子繩墨是遵經術是
崇晚通朝籍人亦惟黼黻弘猷是期一朝臨大亂神
智發批亢禱虛動合機宐卒成不世之勳嗚呼自
古國家危亾之會天不欲遂顛覆之必生文武全才
已亂之人以儲其用使之撥亂而反之正周之吉甫
晉之杜預唐之畢誠宋之宗汝霖虞允文是已若我

朝島夷之猖獗也長驅入寇三京失守 皇輿敗績
車駕西狩晴川以東蓋非復吾有况穴據都城游騎
彌郊坳虺盤蚓結莫可掀撼而公以南徼一刺史號
名義旆北首勤 王倡創殘餓羸之餘兵革朽鈍徒
以忠義相感激一進而有熊峙之捷再進而奏幸州
之績賊含憤肆毒矢死一逞竟未可得則遂捐京城
而走鍾簾不移國以中恢於是公以善用兵聞天下
是所謂武夫奪其氣儒者奠其師者也不佞嘗家居
上流挈舟至幸州求觀公壁壘遺墟岡阜陂池若儲
胥然峭壁削立若劔戟之簇攢想見公勵氣巡師威

勇輝赫輒彷徨歎息而不能去者久之今其後人博
考史乘採諸名公文人之言彙爲公實蹟以不佞爲
公彌錫使爲文而弁其首嗚呼公之勳庸顛末豈待
讀此書而盡得之嚮所彷徨歎息求觀於幸州者纔
十之一二耳然公前後當倭奴塵於禿城設奇而遞
其魄邊於稷山而脫其距倚於島山而落其角所在
樹立無不可銘彝紀常而論者特以熊峙幸州爲稱
首豈非以時勢之難而關係爲尤大者也數余於此
重有感焉李公閒山鳴洋之勳與公并跡而申罹文
網旋即死綏莫究厥用而公則削平禍亂媮佚桑榆

以天年終哀榮備至其幸不幸何如也顧近世鮮究
往牒或以水陸成績差殊觀者何哉然二公之名焜
耀寰宇輿僮婦孺誦而傳之至今凜凜有生氣蓋二
公之不同於前者暫耳而所以同於後者將無窮已
又何有幸不幸也古人有云讀武侯出師表而不流
涕者是無人心者也余亦謂讀公實蹟而有不感發
而興立者烝民首章之義泯矣

崇禎紀元後四辛亥立夏日彌甥洪直惻序

朱夫子嘗有訓曰孝茲秉彝極天罔墜秉彝即忠與
孝也為人臣為人子而忠孝之道極乎天而罔有墜
焉則人道備而無敵於天下也人道備而無敵於天
下惟我 九世祖考忠莊公也哉噫 公自幼及長
事親至孝幽而事君克殫忠義逮夫龍蛇之變獸蹄
鳥跡交於四郊豺牙虺毒厲於八城遂使 王京失
御 大駕蒙塵湖南之烈烈壯士募義招兵抵死勤
王者有不可勝筭然俱未免汰翰曳柴之歎焉惟我
忠莊公發憤誓死以創殘未滿千之衆退凶醜日滋
萬之師一戰而奏熊梨兩峙之捷以固湖南根本之

地再鑿而成幸州之績以通灣上 音候之路故幾
危之社稷賴以中恢募義之子孫保有今日寔由
公秉彝之忠極天而罔墜也寧不幸乎哉於戲倏忽
光陰將洎三百星霜而余以不肖猥莅完鎮追念湖
南是 公效忠樹勳之地而其時參佐募義之裔俱
在同省則曠感前塵烏得無羹墻之慕耶 公之大
勳勞不但銘彝鼎而耀竹帛且當與同勳古家哀輯
遺蹟各自刊行俾為講世貽後之誨也不此之遑而
尚稽至今將至相忝之域人若相忝則名祖壯蹟亦
從而泯矣故余至完城之明年哀輯若干遺蹟彙成

一編付諸剞劂謀所以廣布而壽其傳焉庶幾乎秉
彝之天幸茲罔墜而為後裔追感之心油然而生焉
忝其僭妄謹書以弁

崇禎後五乙酉暮春下澣九世孫昌燮謹敘

晚翠堂實紀凡例

一晚翠堂平生志業只是忠義二字而其詩文遺藁并失於丙子江都兵燹之中而不足徵也乃敢搜輯如干詩文及壬癸實錄彙爲一書標題以晚翠堂實紀

一旣輯實錄且考湖南節義錄則當時諸公之倡義殉節可謂同功一體公時爲都元帥故參佐諸公附錄於下方

一自壬癸至丁戊其勳業事蹟摠依各家傳錄而編之故或有疊架或錯先後然前人之述今不可增

刪悉涉僭妄之科

一公之樹勳多於湖南參佐諸公盡在湖南故余甚
完鎮自不覺追感而刊成一書圖所以不朽之傳
一實錄中諸公俱為入錄於此而實錄外亦不無參
佐之賢然不能博採古蹟始闕之淺庸慨恨

晚翠堂實紀目錄

卷一

世系

年譜

卷二

詩

議政公生朝獻壽

七絕一首

送松雲師

惟政

往日本

七絕二首

贈松雲上人

五律一首

文

梨峙奏捷書

與朴三谷 慶新書

答趙重峯 志書

檄名列郡義兵文

檄湖西逆黨文

光州舉義時約法十條文

祭戰亡將卒文

卷三

壬辰事蹟

卷四

行狀

墓誌

神道碑銘 并序

碑陰記

幸州大捷碑

碑陰記

大捷碑追記 并銘

梨峙勝戰碑

事蹟狀

忠莊公傳

卷五

賜祭文

致祭文

祭文

哀詞

朝家褒揚事實

幸州建院事實

紀功祠上樑文

紀功祠奉安文

紀功祠記

附壬亂參佐諸公

晚翠堂實紀目錄

終

晚翠堂實紀卷之一

世系

一世諱幸

高麗太師三韓壁上三重大匡亞父功臣○本姓
金新羅宗姓當羅季守古昌郡時甄萱入新羅弑
君公謀於衆曰甄萱義不共戴天盍歸王公以雪
我恥遂降高麗太祖喜曰炳機達權賜姓權氏○
有一男仁幸

二世諱仁幸

郎中○李益齋齊賢云羅人有祖子孫同名者蓋



時俗然也○有一男冊

三世諱冊

戶長○高麗成宗二年初置十二牧鄉吏職號以堂大等爲戶長以大爲副戶長以郎中爲戶長同正員外郎爲副正公自求爲戶長糾正風俗仍以世仕統民戶者爲戶長統軍兵者爲校尉○有三男均漢光漢謙漢

四世諱均漢

一品別將校尉○有一男子彭

五世諱子彭

戶長正朝○有一男先蓋

六世諱先蓋

戶長同正行翼牙校尉○有一男廉

七世諱廉

戶長同正行陪戎校尉○有一男利輿

八世諱利輿

戶長○有二男伯時仲時

九世諱仲時

保勝別將 贈殿中內給事○有三男守中守平
守洪

十世諱守平

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 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
左僕射上將軍麗史立傳○有一男遯

十一世諱遯

號誠齋正議大夫判司僕寺事翰林學士充史館
修撰官知製誥 贈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監修國史判吏
部事太子太師○有一男昞

十二世諱昞

字晦之號夢菴居士○高宗戊子生忠憲甲寅登

第官至光靖大夫僉議侍中贊成事修文殿大提
學監修國史判典理司事軍簿司事致仕○忠宣
辛亥卒享年八十四 贈端誠亮節功臣壁上三
韓三重大匡僉議政丞判選部事 諡文清麗史
立傳○有一男溥

十三世諱溥

字齊萬初諱永字耆卿號菊齋○元宗壬戌生己
卯登第官至推誠翊祚同德輔理功臣三重大匡
修文殿大提學領都僉議使司事永嘉府院君○
忠穆丙戌卒享年八十五 諡文正一作靖 麗史立

傳公嘗以朱子四書集註建白刊行東方性理之學自公倡焉五子三婿皆封君世稱九封君○有五男準皐煦謙宗頂

十四世諱皐

字壽平號誠齋○忠烈甲午生官至三重大匡檢

校門下侍中永嘉府院君辛禡己未卒享年八十

六 諡忠翊○有三男儼侃儔

十五世諱儔

忠肅己未生官至大匡檢校議政府左政丞修文殿太學士永嘉府院君我 太祖潛邸時以同里

開 太祖常呼以兄 太宗甲申與權醴泉仲和等修耆英會耆老所之設自公始焉 太祖乙酉卒享年八十七 諡靖簡○有四男和衷近遇十六世諱近

字可遠後改思叔初諱晉號陽村 恭愍壬辰生洪武戊申進士己酉文科麗末坐言事貶寧海放歸忠州陽村舊業壬申 本朝開國癸酉 太祖幸雞龍山召赴 行在仍從 駕還京丙子朝天明太祖召見待以優禮 命赴文淵閣 命題賦詩仍 賜遊觀三日 帝親製詩以賜之每稱老

實秀才官至佐命功臣贊成事大提學吉昌君
太宗己丑卒 諡文忠有文集入學圖說五經淺
見錄應製行于世○有四男踐躋跽跽

十七世諱躋

字仲安號止齋丁卯生 太宗甲午親試登文科

壯元右贊成大提學久典文衡 世宗乙酉卒

贈領議政 諡文景○有六男摯摯攀摩摯摯

十八世諱摩

字聖牆 世宗壬寅生官止漣川縣監 世祖辛

巳卒 贈吏曹判書○有二男伸僑

十九世諱僑

字伯申成均生員蔭楊根郡守 贈左贊成 生卒年月

未詳故不得詔錄無乃古績失於兵燹之中而然也歟 ○有五男勳勳勳勳勳

勳

二十世諱勳

字懋而進士蔭江華府使 成宗庚寅生 中宗

辛卯卒 贈領議政退溪李先生撰墓誌○有二

男軹轍

二十一世諱轍

字景由燕山癸亥生 中宗甲午登文科出入玉

明宗丙寅特拜右議政
宣祖辛未拜領相 上命賜八杖公懇辭 上曰
卿德量足以鎮人才智足以謀國當今賢相無過
於卿有八有杖所以倚扶卿宜勿辭又 批曰老
成大臣國之著龜而予所仰成也嘗入見 上命
小黃門扶掖之又以公不僂於行步至有肩輿入
闕之議屢以 病未退皆不 允 批曰股肱元
輔赤心為國大旱霖雨濟川舟楫戊寅夏感疾
上遣醫視之以是年卒享年七十六 贈輔祚功
臣安東府院君 諡康定谿谷張先生撰行狀○

有五男恆愷恂慄

二十二世諱慄

字彥慎號晚翠堂 中宗丁酉生 宣祖壬午中

明經第補承文院正字陞成均館典籍著作博士
司憲府監察丁亥出為全羅都事翌年以戶曹正
郎拜鏡城判官辛卯復為戶曹正郎 特除為義
州牧使壬辰當倭奴之變移拜光州牧使大破賊
兵於梨峙拜羅州牧使未赴任 除本道巡察使
大槿幸州之戰由是名聞天下陞拜八道都元帥
丙申遞為漢城府判尹戶曹判書忠清道觀察使

丁酉復為都元帥八年干戈大小之戰累立奇功
已亥卒享年六十三 贈效忠仗義迪毅協力宣
武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永嘉府院君 諡忠莊女婚鰲城府院君撰行狀
及墓誌崔簡易撰幸州大捷碑象村申文貞公撰
神道碑尤菴宋先生撰碑陰 憲宗辛丑立院幸
州 額曰紀功○繼子益慶

二十三世諱益慶

字成吉 生父雙泉公恂 宣廟壬申生中司馬

陰縣監會縉紳二十六公修同庚稷 仁廟丁丑
復以司憲府監察扈從 世子殉節于江都是時
虜放火鰲頭亭先世文蹟盡為灰燼不得詳傳
憲廟甲辰 贈左承旨 命旌閭○有四男嶸嶸
嶸嶸

二十四世嶸 字景瞻陰縣令○有一男俠

嶸 字 ○有三男倣俱休

屹 字 无后

嶸 字 ○有二男任仁

二十五世俠 字汝嶸陰判官○有七男尚度尚珩

尚珪庶尚琦尚珏尚瑤尚璞

倣 字初善 ○有四男尚中出后雙尚正泉公派

尚經尚平出后

俱 字 ○繼子尚平

任 字 ○有三男尚忠尚質尚文

二十六世尚度 字 无后

尚珩 字大慶蔭縣監 ○有一男寔

尚珪 字仲珍 ○有一男寔

尚正 字表仲 ○系子楡

尚經 字平仲 ○有三男楡出后楨出后櫟

尚平 字 生父倣 ○有二男杭彬

尚忠 字 ○有一男權

二十七世寔 字綏之 肅廟甲申司馬蔭縣監 ○

繼子壽麟

寔 字秀卿成均生員 ○有四男壽麟出后

壽龍出后雙壽麒壽河泉公派

楡 字茂郁 生父尚經 ○有三男壽頤

壽澤壽泰出后

楨 字盛郁 ○有三男壽益壽鼎壽觀

櫟 字大郁 ○系子壽泰

杭字 ○系子壽恆

彬字 ○有一男壽恆后出

楷字 ○有一男壽彭

二十八世壽麟 字聖瑜 生父窩 蔭縣令 贈

司僕寺正 ○有二男絲綱

壽龍 字天用 父植 贈司僕正 祖尚中蔭副護軍 生父窩

贈左承旨 ○有五男緯維綢綸緜后出

壽麒 字聖顯 ○系子緜

壽河 字得之 ○有一男緝

壽頤 字養卿 ○有二男繩

壽澤 字夏卿 ○有一男絡

壽益 字士謙 ○有一男總

壽鼎 字士賓 ○有一男糾

壽恆 生父彬 ○有二男纘綱

二十九世綜 字理叔 蔭縣監 贈左承旨 ○繼子

聖祐

綱 字日章 ○有二男聖祐后出 善祐

緜 字士圭 生父壽龍 正廟朝別薦

武府使 ○系子履祐

緝 字士敬 ○系子智祐

繩 字禹左○有二男達祐元祐

緯 字光玉○有一男錫祐

維 字仲蘊 贈左承旨○有三男仁祐

棟祐駿祐

綢 字賜汝○有四男仁祐出義祐禮祐

智祐出

綸 字濟卿 英廟朝別薦武府使 贈

兵曹參判○有四男膺祐履祐出明祐

庶東祐

三十世 聖祐 字希天 生父綱 武府使 贈

兵曹參判○有六男容燮庶諤諷誠定
燮泰燮

善祐 字元之武都事○有一男誥

履祐 字子綏 生父綸○繼子昌燮

智祐 字信兼 生父綢○有一男警

錫祐 字汝胤○有一男謙

仁祐 字麟瑞 生父綢○有二男燮謹

棟祐 字毅瑜 贈戶曹參判○有三男

命燮應燮昌燮出

駿祐 字冀瑞○有二男永燮一燮

義祐 字宏叔 ○有一男謹

禮祐 字履彥 ○有三男邦變圭變謚

膺祐 字元禮武兵使 ○有三男誨庶謚

謚后出

明祐 字元德 ○有一男誦

三十一世容變 字智叔武統制使安昌君 ○系

子在益

誦 字 ○系子在正

昌變 字景善 生父棟祐 武防禦使

○有二男在允在文

警 字敬彥 ○系子在濬

謙 字子益 武府使 ○有二男時道最峻

變 字聖理 ○有二男最重最圭

謹 字聖直 ○有三男最秀在正后出任濬

后出

命變 字景佑 蔭都正 ○有二男在盤

在箕

應慶 字應元武兵使 ○有三男在英在

益后出庶在錫

一變 字景汝 武宣傳 ○系子

誨 字警初 武縣監○有六男英道在

銖最永在獻在中在奎

誦 字聖祚○有一男在老

三十二世在益 字鳳汝 生父應燮 武郡守○

繼子國鉉

在正 字心一 生父謙

在允 字聖中 武府使

在文 字聖安 武宣傳

在禧 乃明 生父謙○有四男瀨鉉

九鉉出后重鉉用鉉出后

時道 字孟仲○有一男鎮和

最峻 字克明○有四男

最重 字安卿 成均生員○有一男禹鉉

最圭 字善卿○繼子

在銜 字元七○系子用鉉

在箕 字疇彥○系子

在英 字洛胤 武

英道 字君實○繼子台鉉

在銖 字文叟 武府使○系子宅鉉

最永 字文仲 武經歷○有三男台鉉出后

定鉉庶翊鉉

在獻 字叔文武都事○有二男

在中 字文用○有二男宅鉉出字鉉后

在老 字南瑞○有四男國鉉出

三十三世國鉉 字周卿 生父在老 武府使

台鉉 字致三 武禁郎○有一男承烈

定鉉 字致一 武司果○系子

宅鉉 字致仁 武

晚翠堂實記卷一世系

年譜

嘉靖十六年丁酉甲宗大壬 三十一季

十二月二十八日公生于江華府蓮村故第骨髀

秀偉神彩英爽異於凡兒

十七年戊戌公二歲

十八年己亥公三歲

十九年庚子公四歲

二十年辛丑公五歲

始受孝經日益勤學

二十一年壬寅公六歲

年雖幼冲不喜華靡一日大夫人新製紉衣而勸
着則固辭不着問之曰衣取掩體而已何必取華
麗為也議政公聞之默喜有期大之望焉

二十二年癸卯 公七歲

二十三年甲辰 公八歲

八月受小學於頤真堂金先生之門

十一月十五日 中廟昇遐議政公案哭班而還

公問 廟堂典禮朝野悲痛語多懇逼議政公心

甚奇焉

二十四年乙巳 仁宗大王元季 公九歲

三月 因山時議政公為都監郎廳而同職及諸
賓僚見公之儀容辭氣凜然有岿屹之表莫不嘖
嘖稱賞焉

七月 仁廟昇遐十月下 玄宮時議政公又為

都監郎廳公諫曰 靖陵因山時大人為郎廳因

同職坐事被逮今又當此任願以鑑前戒後之念

更加審慎焉議政公曰此等事非汝所知心內喜

以為有六長秋之望

二十五年丙午 明宗大王元季 公十歲

二十六年丁未 公十一歲

正月以明廟初即位方有謝恩使之行而請
政公為書狀官赴京時公拜辭而送之曰小國
聘大國陪臣之責重且大焉伏願大人念之哉議
政公微哂而不答

二十七年戊申

公十
二歲

秋往金頤真之門受論語問夫子曰俎豆之事曾
已聞之軍旅之事未嘗學焉然則軍旅之事五帝
三王皆不用歟先生曰周末禮樂衰而戰爭不息
故夫子歎之而發此言也

二十八年己酉

公十
三歲

春公問侯於議政公因白言夫子曰遠佞人佞人
只可遠之而不可明言其惡今大人於酒席質責
尹元衡陳復昌之過故彼皆嫌之而思欲中傷云
小子之心恐有貝錦之憂議政公叱之曰朝廷所
關童子安敢妄言也

二十九年庚戌

公十
四歲

四月議政公有疾公不解帶不飲啖而供藥餌俛
得復常而仍陞同副承旨人皆謂孝感之致

三十年辛亥

公十
五歲

九月與仲氏雙泉公及尹月汀同進頤真堂之門

講論經義劬三冬之業

三十一年壬子 公十歲

三月議政公以都承旨病免還第公洞洞屬屬至誠竭力就養無方竟得蘇完而入為兵曹參知苟非至孝安能如是

三十二年癸丑 公十一歲

二月 聘曹僉正輝遠之女後 贈貞敬夫人

三十三年甲寅 公十二歲

五月議政公以謝 恩使赴 京還公拜謁因問天朝宰相賢否政令得失不勝慨歎焉

三十四年乙卯 公十三歲

九月觀議政公於嶺營時嶺南大饑故擢議政公陞拜慶尚道觀察使公是以往候而見其山川人物益歎嶺南天府之沃野關防之樞要也

三十五年丙辰 公十四歲

七月入楓嶽十一月還第蓋公之志氣不以操觚弄墨為事而常有遠遊之意故往往有關東之行也十月觀議政公於完營

三十六年丁巳 公二十一歲

九月謁議政公於秋曹○先時議政公為湖南都

巡使勦捕倭船獻馘 徵為刑判故公觀之

三十七年戊午 公二十
二歲

九月遭伯兄廣興公喪事公哀痛摧折令人流涕
可知其孝友雙全

三十八年己未 公二十
三歲

七月二十六日遭夫人曹氏之喪夫人無男子只
有一女是為白沙李相公夫人也

三十九年庚申 公二十
四歲

三月遊安東入陵谷謁太師公墓

四十年辛酉 公二十
五歲

四十一年壬戌 公二十
六歲

三月初六日議政公回甲而公設獻壽之宴有詩

四十二年癸亥 公二十
七歲

九月再聘縣令朴世炯之女後 封貞敬夫人

四十三年甲子 公二十
八歲

四十四年乙丑 公二十
九歲

四十五年丙寅 公三十
十歲

四月觀議政公於相府是年 上謁光陵議政公
以布營使部伍嚴整士無離次及李樛敗 上用
人望故議政公入相

四十六年丁卯 公三十 一歲

六月二十八日 明廟昇遐公陪議政公赴闕

下祭哭班

隆慶元年戊辰 宣祖大王元季 〇公三十二歲

正月入開城府介山謁菊齋公墓

二月 宣廟即位 命名議政公入對而將赴

召公從傍請白曰 新王踐阼之初若問治國之

要必以正君心嚴宮禁之意首陳焉議政公曰此

在吾已料中

二年己巳 公三十三歲

十月下忠州省文忠公賜村墓仍補祠宇

十一月公聞百官煖帽皆用華制問於議政公曰

煖帽華制誰使之為乎議政公曰吾所建請而人

皆稱美焉

三年庚午 公三十四歲

三月議政公有疾沉重公齋沐祝天願以身代果

得差效

四年辛未 公三十五歲

十月與仲兄雙泉公往拜頤真堂論問經義有疑

處

五年壬申 公三十
六歲

九月二十四日雙泉公生益慶公甚奇愛之後為
公繼嗣而丁丑以監察扈從殉節于江都

萬曆元年癸酉 公三十
七歲

是年議政公陞元揆公稟曰爵祿既高當以盛滿
為戒春秋亦節必以休退為意

二年甲戌 公三十
八歲

三月議政公復入領府公以親年老邁患節侵尋
常常焦悶焉

三年乙亥 公三十
九歲

秋與趙重峯對酒論文數酌後慷慨語時事曰吾
輩幽處間豈可一日忘國

四年丙子 公四
十歲

公年至四十無意仕宦儕友勸之蔭仕公笑曰昔
太公八十而達猶為經濟天下况吾年半於太公
而才德又不及何患功名之晚乎

五年丁丑 公四十
一歲

二月觀南海周覽東萊釜山等處四月還第

六年戊寅 公四十
二歲

八月二十五日議政公捐館公攀擗哀毀幾至實

絕人皆感涕 十月十五日行襄禮於揚州洪福山乾坐原

七年己卯 公四十 三歲

八年庚辰 公四十 四歲

八月服闋十月往觀楓嶽而還

九年辛巳 公四十 五歲

一日公渡松坡津人馬全集而舟子不許他人同乘換柁離津欲渡之人無如之何其中一人將牛馱數十斗米欲登舟而舟至中流乃以兩手抱舉馱米牛行數寸步水涘踴跳上舟觀者辟易公默

然同濟隨後至驪州同宿其家諭以義結以恩因與偕來是為驪州壯士

十年壬午 公四十 六歲

以明經中司馬第選補承文院正字

十一年癸未 公四十 七歲

十二年甲申 公四十 八歲

九月十六日丁內艱十一月初七日祔葬于議政公兆

十三年乙酉 公四十 九歲

十四年丙戌 公五十 十歲

為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

十五年丁亥 公五十
一歲

以司憲府監察幽為全羅道都事

十六年戊子 公五十
二歲

以全羅都事入為禮曹佐郎九月陞戶曹正郎十
月幽為鏡城府判官

十七年己丑 公五十
三歲

十八年庚寅 公五十
四歲

八月棄官歸來築小室於江鄉扁其堂曰晚翠蓋
取諸澗畔松含晚翠之義也

十九年辛卯 公五十
五歲

復為戶曹正郎時邊釁屢警而缺義州牧使尹楮
陰以為公有將帥之才薦拜義州牧使九月赴任
公自郎僚超陞堂上時論榮之

二十年壬辰 公五十
六歲

四月日本國關伯平秀吉舉兵六十萬陷東萊釜
山等城中外大震 上問權慄安在即拜光州牧
使公謝 恩輒行雙泉公送別於江上曰邊事罔
測家事亦不可不念君既奉 命分憂於外吾宐
同去而當分別家事亟赴會面君須自護以副家
國之望焉○姪子升慶慷慨請曰叔父膺 命赴難

而手下無扶將之人願執羈勒之勞公許之與之
同去○公至州點閱軍兵調伍之中有一正兵鄭
忠信者年可十四五器宇軒昂容貌動盪直使升
堂近前曰觀爾風神不是凡庸欲不離吾側何以
爲可對曰若使小的不離左右不可無名而居官
前願爲知印公許之○公收兵從李洸至龍仁諸
將皆不聽公言徑戰旋敗公獨全軍還光州叟叔
得七百軍七月進駐梨峙遇賊嶺上鏖戰大破奏
捷灣上 上大悅拜公爲羅州牧使未赴任陞拜
本道巡察使○九月將西向勤 王遂進駐木原

之禿城賊鋒屢挫西路始通三南義兵望風蜂起
一時響應自 上有賜劔之 獎焉

三十一年癸巳

公五十七歲

二月自領精兵二千效韓信背水之法陣高陽之
幸州山城十二日黎明賊衆數萬蔽野來逼公親
冒白刃軍皆殊死戰三合連捷天將待之加敬且
曰權家軍與他陣自別外國有真將也○三月
天朝宋經略移諮獎賞曰自倭陷朝鮮 王國諸
郡悉皆望風奔潰無一人倡義師排大亂以圖恢
復者獨有全羅觀察使權慄累出奇謀時抗大賊

此正 王國之板蕩忠臣中興名將仍賞紅綃四
端白銀五十兩以爲忠勇之勸且命 國王加之
爵祿以風臣僚 天朝石尚書上本言陪臣權慄
獨守孤危以抗強勁 天子嘉之使兵部差鴻臚
寺官宣 諭本 國曰今觀全羅斬獲數多該國
人民尙可振作是月陞階資憲○四月李提督用
沈惟敬計與賊相和而京城之賊撤兵而退提督
遣戚金關公動靜皆收津船使不得濟追兵公快
快無柰而罷兵還本道○六月代金命元陞拜都
元帥督諸軍移駐嶺南

二十二年甲午

公五十八歲

三月以病乞解 上特遣內醫看病

二十三年乙未

公五十九歲

一武官憚於赴戰逃匿全州自托於天將公屢移
本州使之械送軍門州官畏天將不敢械送公巡
到本州發使捕之天將苦口乞免公不聽斬之居
無何國相有視事南方者到本州七月武官家人
構公於國相坐免公笑曰爲大將三年斬一逃兵
至於解官耶○十月拜漢城府判尹備邊司堂上
戶曹判書

二十四年丙申 公六十一歲

正月拜忠清道觀察使時賊久不退二月 朝廷

議拜元帥 上曰何不以權慄為之 特拜都元

帥公上疏乞免 上曰卿忠勞茂著勇略超世名

聞天下威懼敵國元帥之任捨卿伊誰卿宜勿辭

更加盡心以濟時艱後公入侍 上勞之曰以予

之罪久勞于外非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 特賜

內廐馬一匹三月公以元帥拜辭 上引見問以

南方之事曰是不倦乃曰勞卿再出殄盡凶賊奠

安國家予惟望之因 賜酒臨曲 上又曰使國

事至此予之罪也今時事粗安是賴卿功又 賜

內廐馬一匹及馬粧○七月鴻山李夢鶴起兵作

亂連陷七邑公擊斬之

二十五年丁酉 公六十一歲

七月賊分路西上先鋒至忠清道 朝廷欲遮截

漢江令公入來與都體使柳西崖協力守禦公與

西崖入侍 上驚曰南方賊勢方熾元帥何遽入

朝公對曰有 旨矣西崖曰賊已迫畿甸欲截漢

江以守非元帥不可故徵之矣截江之事專責於

公 上許之○冬 天子大發兵遣總兵官麻貴

統衆四萬都御史楊鎬監軍攻蔚山公從之提督
密語曰大兵到蔚山元帥亦令水軍整備戰船多
載砲手耀兵於前洋以助聲勢公如其言楊鎬
見其軍容甚盛號令嚴明極口贊焉

二十六年戊戌

公六十
二歲

秋以 朝廷命從劉提督赴順天之役提督本無
戰心公憤恚自募各營敢死士大呼先登請與天
兵協力齊進則提督但依違而已故軍竟無功○
朝廷差山人惟政入倭營清正先問權元帥起居
矣

二十七年己亥

公六十
三歲

春駐軍嶺南夏得痰疾乞歸田里 上許之公遂
歸江華闔門調病以數年後還 朝爲計疾漸篤
自知不能復起欲入 朝而不任進道乘舟溯江
入京則氣息奄奄更不得 朝以是年七月初六
日卒于寓舍九月十五日葬于洪福山議政公兆
下乾坐原

晚翠堂實紀卷之一 年譜 終

晚翠堂實紀卷之二

詩

議政公生朝獻壽

鶴髮康寧樂未央
槐堂瑞日影長長
願傾西海為春酒
歲歲吾家奉此觴

送松雲師

惟政

往日本

手中筇杖辭京月
身上袈裟拂海嵐
邂逅一杯千里別
赤關外夢終南
萬里鯨波一幅帆
接天島嶼似浮嵐
此去藩會應拱北
須教關伯夏和南

贈松雲上人

暫幽俄千里新從日本歸還山春夢罷浮海此身非
養鶴今應乳栽松已可圍茲遊竊物相三笑玩天機

文

梨峙奏捷書

惟皇天降蹇否之運乃邦家遭屯邅之時關隘未守
無一人嬰城畿湖莫保爲凶賊據巢八道兩都處處
彌滿三伯五帥在在失利茲湖南保國之根本乃
瘡系典王之肇盤 聖上南顧除巨鎮而授臣賤踪
西還瀝腔血而許國赴任之日遷州中弟子只聚五

百視事之餘訪境內長老不止一二於是登壇而盟
約積憂齊山望灣而痛哭有淚如河賊鋒犯錦權悰
殉國義旗趨珍趙憲死節隆景凶賊擁數萬而覬覦
靈圭勇僧率七百而敗沒方是時守臣寧可坐鎮舉
義東指吁嗟乎銳卒莫不賈勇銜枚南趨飲泣而議
於道臣扼腕而謀於將佐黃進勇能冠軍自爲先鋒
升慶憤不顧身願率奇兵遇賊於梨峙之嶺恣身於
鏖戰之時衆不滿千以義鼓動賊乃逾萬恃銳衝突
自卯至酉再合三勝先鋒中丸而退微臣奮身而進
義士勇躍而前一以當百賊衆奔北而退十不餘一

賊屍僵八十里我師失十一人奇兵要衝斷後賊將
幾乎獻首今此小勝豈曰賤臣之功誠是偶然肆乃
聖上之靈鎮南徼而不果扼賊於島嶺罪死無惜瞻
西土而未得執鞫於龍灣痛心欲腐殲小賊豈足有
獻捷之音念 聖上庶可弛南顧之憂士衆咸曰不
可已道師亦令斯速奏

與朴三谷 慶新書

事重則盟古之道也吾黨何盟為討賊也夫人無棄
彝則已有則今日之盟烏可緩也嗚呼 國運丁厄
島夷稱亂屠夷我城邑躡轢我旄倪侵突我郊畿畿

辱我鍾簾 社稷失守 鳳輦蒙塵 聖祖神孫二
百年鞏固之基業遑遑焉僅保於一隅言之至此可
勝長慟念惟吾黨孰非 李氏臣民涵濡盛化各安
閭井自祖父以來凡幾年于茲而其間或有派連
蟻系休戚同於 國家者或有身叨錫行望日月之
清光者當此危難之際挺身奮義息赴 君父之急
以圖雪羞於萬一者乃人之至情而力之強弱事之
利鈍皆有所不可計者矣嗚呼殘兵單卒不足以討
強梁之賊設令除一零賊得一凶首亦無益於 國
冢之成敗而猶且為此者誠以愛君憂國之彝人所

均秉而沫血枕戈之憤不謀而同非強而使之非有
爲而爲之也吾黨同盟之義實出於此而又有一事
不容默而不言者吁我生人孰無父母兄弟孰無妻
子親黨而虜鋒所及率皆糜爛吾黨之中連罹慘禍
者亦多國恥私讎皆在必洗必報之地情理到此寧
復他慮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一心戮力惟討賊
爲急至於利不利時也吾爲所當爲者而已嗚呼
北闕哀痛之教皆臣子披血之言東海未蹈之前乃
吾黨致命之日如所否者有如皇天后土

答趙重峯憲書

來示云云不狃兵之說也兵法云兵務要精不務多
今以市井烏合之徒欲撥梟獍強勁之敵可乎且云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先生雖得地利旣不
得天時又不得人和者卽兵鍊而不乖者也苟
不教兵而戰者以其卒與敵也今吾收拾散卒不滿
千人而不及鍊繕若過十日兵可用且賊踰數百里
無人之境其精器銳卒盡挫於錦山之戰也吾使人
視之時月之內未可振作且錦山四面陡峽兵一踰
嶺便入死地我若往與共鬪勝敗未可知不如更選
幾日吾兩軍益鍊而據嶺拒賊則庶可專勝須勿輕

進少俟十日更為成約俾東西相應首尾相接推擣
蹴踏可不日而兇酋之首致之麾下若夫古人先據
之義而徑投餒虎耽食之口則不死何為願先生熟
慮枕戈沫血只此不宣

檄名列郡義兵文

皇天警闕 邦國值晦塞之運島夷構釁民人當危
難之時豺牙虺毒密布於八域雞鳴犬吠無聞於四
境於是乎三千里江山幾危朝暮痛矣哉二百年基
業莫恃鞏固 大駕西巡孰能無腐心之恨單騎南
來我亦有捐軀之志 君父之讎寧可忍於食息臣

子之義誓共赴於湯火茲湖南保國之根本乃 璿
系興王之肇盤道帥按兵不動難逃無君之罪生靈
遇賊被害豈曰有人之國嗟哉列郡之男兒盡是為
國之忠臣每念 王事腔血成淚不顧微身首尾無
畏狼耽賊勢益肆大於橫行之餘身合兵聲卒難振
於瘡夷之際糾聚義旅歃血而同盟勦絕凶賊戮力
而共討竭盡吾輩之誠心廓清 聖祖之山河更奠
社稷於磐石永垂功名於竹帛如有與我而同仇斯
速指日而來會

檄湖西逆黨文

皇天賦人豈有素不良之性仁君為政尚難恆昇平
之治近有漏網之鱗乃作跋扈之尾宋真儒之謀反
密書者誰乎李夢鶴之起兵其黨也無幾逢時不幸
豈人本然此誠未遇於張綱何必有待於虞翻設受
降之幕以待歸正之人開遷善之門將受出幽之徒
不順則立見斧吭有違者難保縷命幸爾歸義同我

泄恥甲午春鴻山人宋真儒謀叛賊徒密投書于全州云王惡不俊朋黨不無賊役頗重生民不安
鷹揚牧野雖有愧於夷齊甲民代罪實有光於湯武
云當時人心已極駭惡而其後鴻山又有李夢鶴性
本凶狡潛謀不軌至於起兵殺長吏自林川青陽至
洪州德山凡六七邑無不騷擾都城洎懼公命本道
監司捕囚公州公之此檄疑出於其時乎

光州舉義時約法十條文

無怠農桑克勤貢稅勸課教訓尤倍平時服習弓馬
續發子弟勿信訛言以動民心鄰民來附勞之徠之
養竹採蠶以助軍器女勤女工代夫幹家節食約衣
以敷軍糧吏民相孚視同一家無相爭訟以擾官政

祭戰亡將卒文

我以無狀奉 命南來誰與我同惟君最先危斯安
斯造次不離島夷猖獗遍滿我境一枝南窺踰自入
良蹂躪錦珍將犯沛境惟此完道 國之根本根本
將危余乃謀公糾公義旅舉旗東來梨峙之巔猝遇

賊鋒先鋒中丸余乃先登公乃捍我以手以身手裂
身創竟至捐命將幕之分猶之父子凡今之世誰知
斯義惟公成仁死於王事惟我不才未能全君君
屍何在承貞之谷念君捨命有淚如河月明夜靜更
鼓三下昏夜一燈彷徨徘徊杖劒索尸陰風逼骨亂
屍縱橫四顧黯黹虎嘯狐鳴勵氣收精賊藪密邇屢
危視安既索英軀念難全保只奉元首靈庶幾諒惟
我庶士捐軀保我惟我無勇以卒與賊今日之捷是
誰之力惟死之辰乃生之日惟爾妻孥國有復恤庶
乎羣靈是安是安

晚翠堂實紀卷之二

晚翠堂實紀卷之三

壬辰事蹟

公未第時自知不免於世道常留意於得人材家有仲兄雙泉公恂有經國之材庶姪升慶有排亂之勇而未得隨帶執勒之人曾渡松坡人馬全集公既登船而見之則有一宮人臨渡咆喝然舟子不許他人同乘而櫂船離岸津邊欲渡之人無如之何其中一人將牛馱數十斗米欲登舟而爲宮奴所阻及津船移岸之後乃以兩手抱舉重馱牛隻而行數十步水涘勇跳上船觀者辟易公默然同濟隨其人至驪州

同宿其家喻以義而結以恩因與偕來與之終始成
功號曰驪州壯士而失其姓名惜乎

辛卯七月 上命備邊司各薦將帥才柳西崖成龍
乃以公及李舜臣應 旨而獎拔焉

公年四十六以明經中式科數年出爲境城判官梧
陰尹公斗壽薦將帥材於 朝廷故移爲義州牧使
時女真漸盛生釁北邊故也居數歲倭奴傾國來侵
朝野洶懼 上問於廷臣曰吾聞權慄有將帥之材
今在何處對曰北虜有憂方在西邊 上特命移授
兩南鎭鎮於是蒙 除爲光州牧使赴任未幾倭關

伯平秀吉以清正行長等八將率十萬兵渡海犯東
萊充斥兩南 大駕西巡之報至公將興勤 王之
師檢選將佐點閱軍兵調伍之中有一正兵姓鄭名
忠信者年可十四五器宇軒昂容貌動盪直使陞堂
曰觀爾風神不是凡庸可以近隨不離吾側何以則
可乎對曰若使小的不離左右不可無名而居於官
前願爲知印公是之因爲知印須臾不離應變籌謀
多有贊益焉忠信陪公至全州監司李洸問曰聞公
拔智勇之人於軍伍之中爲知印請見之公使忠信
謁現觀者聳動蓋忠信爲人長不逾中人而英勇沉

潑容貌如玉監司見而動容稱贊退茶啖以給忠信
不食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寧須人饋下物而充腸乎
營中人曰汝言如是寧不食爾主官之餘食耶對曰
吾之主官吾之父母豈不食父母之口餘乎衆皆歎
服

公方膺 命南下也白沙李公臨別揮淚不勝悲容
公慷慨止之曰吾家世受 國恩報效無地今日乃
人臣效命之秋也君何為兒女子不勝悲之態耶李
公曰南邊洵懼視若死地今日之別未知何日覆面
安得不悲公曰倭奴雖憂內事有君外事有吾豈可

無存國之策乎君其努力即日起行家人至親會別
於江上雙泉公曰國事罔測家事亦不可不念君既
奉 命分憂於外吾安從去而當分別家事亟赴會
面君須自護以副家國之望焉姪子升慶慷慨請從
曰叔父膺 君命赴不測之地安危未可知也手下
無扶將之人家中之慮難釋賤姪之心難安請執羈
勒以左右焉公許之每當臨陣輒為先鋒

公將行軍而令軍中曰兵不在多在於效死不顧家
父子俱登兵籍者兄弟并在行陣者父兄歸家其餘
癯疾不強力者亦許歸行軍至境上復令曰凡將卒

字信有進無退然後可以用命赴賊若將而不孚於卒卒而無恃於將則兵家之大忌若有顧念父母妻孥而惜死者皆許歸焉父老子弟皆垂泣扣頭曰曾者許歸之令實是孝子忠臣捐身效死之恩而又承此命寧有惜死不進之人耶無一人辭歸者於是有卒七百莫不精勇

壬辰事績

初全羅監司李洸還全州招呼散卒而無一人應者前府使高敬命前奉常正朴光玉二人有鄉望往來開諭應者頗集洸乃分其四萬爲二營一則自領之一則使防禦使郭嶸領之以白光彥李之詩爲先鋒

進向京畿使兵使崔遠守本道忠清監司尹國馨兵使申益防禦使李沃皆與洸連兵慶尚監司金晬亦率零兵來會兵號十萬賊聞大軍將至遂撤水原屯柵少留兵龍仁而陰伏大隊於南漢將以掩洸

壬辰五月 上特教曰予聞權慄之材可試於此時命拜光州牧公即日拜辭馳赴任所至是隨監司李洸而西洸自龍安渡江由林川溫陽而進郭公嶸自全州由礪山公州而進俱會于稷山洸命嶸迎擊龍仁之賊公謂洸曰賊已據險勢難仰攻今主公掃境內入援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務在持重以圖萬全不

可與小賊爭鋒徑費神威當蓄銳以待 朝廷之命
可也洗不聽而進之詩光彥各領所部意甚輕敵公
戒之曰慎勿輕進埃中衛軍至乃戰之詩等不用其
言先自馳進公未及至之詩見賊少麾軍逆戰大敗
大軍望見一時潰散各自脫身奔還公獨全軍還光
州一運使金公千鎰二運使高公敬命三運使金公
齊閔同心協贊矣

初公自龍仁歸本鎮待洗令曰主將當有分付整束
軍伍以待久之寂然無聞公慨然曰 宗社灰燼鑿
輿播越人臣豈可坐見國亾而不動也乃率境內子

第五百人傳檄劾郡又得一千餘人進陣於慶尚界
聞南原之民自焚其廬舍劫掠倉廩公乃移兵往鎮
以撫定人心禁束亂民為務李洗聞公之起兵往南
原乃以公稱本道都節制使督率諸軍以遏奔衝公
礪撫士氣軍威已盛部勒諸將皆有法度恩威並施
號令明肅臨陣誓衆義形於色士卒莫不感激奮勇
靡有不用命者乃移駐梨峙時嶺南諸賊勢甚猖獗
直擣湖南分兵來向公阻嶺為固嚴兵以待矣一日
遇於嶺上縱兵急擊同福縣監黃進勇冠諸軍挺身
搏戰中丸而退一軍沮喪士無鬪志稍稍韜戈抱頭

而走軍中洶洶至晡時賊乘其困跳犯砦內公乃拔
劔大號親冒矢石督戰不已士卒皆奮勇登陴極力
拒守人無不一當百者於是呼聲震地矢石如雨賊
不能抵敵遂棄甲曳屍而走軍資器械委棄狼籍血
流被道賊不能再窺湖南故湖南為根本而為國保
障矣數年之間東西飛輓以供軍儲未嘗乏絕皆公
之力也未幾 除羅州牧未到官陞拜本道巡察使
公令防禦使守梨峴到全州發道內兵萬餘西向京
城聞 上在義州公召諸將計曰今平壤以南皆為
賊壘京城為根本之地不如先復京城連綴行長洞

疑東顧使不得一意西追則諸賊無能為也今轉入
江都示賊弱也遂進駐水原之禿城 上聞公駐禿
城解劔馳 賜曰諸將不從令者以此劔從事公祇
受 上命日礪士卒矣秀嘉憚其兵勢甚銳以兵數
萬分為三陣聯營於烏山等處往來挑戰公堅壁固
守不與交戰間出奇師應賊所向以挫其銳賊衆機
牙自壞角距俱落剽掠無所得居數日燒營夜遁畿
內諸賊次第入城自此西路得通列郡義兵望風蜂
起一時響應至今論中興之功以公稱首焉 中興誌
時大軍既西倭奴諸酋合於京城形勢益熾公以公

羅巡察使自水原禿城中分其麾下精兵四千令公羅節度使宣居怡爲先鋒自領助防將趙徹軍二千三百人由陽川江進至高陽之幸州山城宣居怡統營於衿州山遙爲之聲援全羅召募使邊以中亦率精兵數千札住于陽川山自製火車三百分送于公之陣中京城之賊接知公之軍少不以爲意有靴尖踢倒之計悉衆而幽十二日黎明候吏來白賊分左右翼持紅白旗向本營而來公令軍中登高而望則去五里原上賊已彌滿矣先鋒百餘騎看看漸逼俄有數萬兵蔽野而來皆建紅白旗張黃金傘鬼面獸

形粉粧甚怪圍匝本營最後以大兵繼進圍之數重公卽令軍中傳食擇善射者列於睥睨間矢下如雨且揀勇士投石擊之繼放車子火石又放各樣火器賊分爲三營休兵迭進公拔劍督戰自卯至酉賊九進九退乃爲東薊因風縱火焚我城柵城中以水救之初令僧處英率僧軍一千守西北面于城至是僧軍少却賊大呼攔入一軍披靡公自用劍督戰諸將無不冒刃搏戰賊不能支一時奔潰積屍爲四堆聚薊焚之臭聞十里我軍當陣斬首一百一十顆左耳二朶奪獲弓箭盔甲刀銃倭器共七百二十七件餘

賊痛哭還城總兵查大受方在臨津往來哨接聞公
大捷來見公整陣以待旗幟鮮明器械精利號令嚴
肅部伍不亂大受待之加敬歎曰權家軍與他自別
外國有真將軍矣經略宋應昌移諮本國令行獎賞
曰自倭奴摧陷朝鮮國王三都諸郡縣悉皆望風奔
潰無一英雄傑士倡義師排大難守封壇以圖恢復
者王國可謂無人獨全羅道觀察使權慄扼守孤城
招集衆庶屢出奇謀時抗大賊又囊沙爲糧誘倭來
搶而劫之此正王國板蕩忠臣中興名將今賞紅段
綃四端白金五十兩以爲忠勇之勸有詩爲證曰巡

察英名動海區提兵直上壓王都橫戈壯氣能吞敵
敵血雄心在殞軀天書旣下三軍躍玉劔纔頒列校
趨勳合旂常存 社稷凌烟異日掛新圖 申煥錄

先是壬辰五月倭衆踰八良峙入南原界陣于大村
之後招掠村中民人使之納幣村中多大民大民率
小民詣軍門願受死賊將曰大衆臨村村中無迎接
之意味犒勞之禮而今乃來請受死何也民人等曰
此府國之大都會也此村府之大村落也且村中之
人已於亂初皆約受死故耳若畏死居此智異山下
望敵足避而無一走匿者其甘心受死槩可知也賊

將大怒乃列立男女老少於川邊將盡殲之際權公
方行軍駐鮫龍山城聞賊衆之壓境乃趣兵往赴賊
陣之案山賊將望見而令軍無殺戮收軍而退賊之
將領問之賊將曰非爾所知彼來人赤眼望我而目
光閃閃如炬若不避必有大患不如無殺戮而避陣
以緩彼怒遂退軍而去於是村民盡活皆詣軍前拜
謝不已其中大民願為幕佐小民願為軍卒者多矣
亂平之後其村民立碑載其事而頌德焉 龍城誌
是歲島夷猖獗彌漫八路巢穴三都舉國望風奔潰
之不暇竄伏授首而不顧列郡星燧巨鎮彷徨 犬

駕幾乎渡沮東邦殆乎陷賊官軍雖所在舉義以其
平日所抱無大故纔起旋敗至於三節度之兵糾合
西上即國家興亾之係而諸帥無謀將領無勇軍到
西原見小醜而輕進十萬之師一朝敗衄以至西南
隔絕國氣大沮是時公以光州牧倡率州兵以數百
卒伍為李洸管下中衛將到清州諫其輕進而不見
聽則退而太息曰方今 龍駕羨寓灣上志士涕泣
道路國之命脈只在清州以西臣子之守土者無論
官軍與義旅在在首以圖勤 王固其根本然後
方可恢復而今見小醜爭銳萬一見敗非惟貽辱

朝廷亦難收拾國力宜奉吾身而全吾兵遂率手下兵五百陣于六軍之西登轎車而觀兩軍之戰及三道兵敗乃整軍而待賊兵欲犯之時賊將收軍曰彼以數百之卒見大軍之敗而軍伍不擾旗脚不亂將而號軍軍而恃將犯之必敗不可犯矣公遂斂軍而退謀於軍中曰不敗於今日天也殆使我成功而顧以半千之卒力弱勢孤而直向西灣逢麀大敵不知死所計將安出鄭忠信對曰我軍雖少以主帥貫日之忠經天之材必無不成功之理而亦不可爲人附庸而不得展其才能顧今之勢不如還向光州光州

有主將之恩懷浹於州民州民恃主將如神明矣選發州中子弟聚集糧草以爲根本傳檄芻郡鼓動義士以振軍容以助兵勢乃圖西上焉且湖南卽我國根本之地龍灣 行在日夜望湖南聲息而根本失守爲賊所據非但首尾難救上下無賴矣 朝廷艱食之憂天兵應接之需非湖南莫如之何而環顧五十州郡鎮守之長無幽主帥之右者默料事勢莫如還鎮本州保障兩湖倡振義旅南應水軍東援嶺左稍待敗軍之還集兵勢之漸張悉衆勤 王乃是萬全之計今不爲此轉向他處設或全師實難展足且

三帥見挫大兵全沒若無一人全還者三道未發之民不知東西聞風奔竄野無耕農官竭庠儲雖有智者無能爲之謀矣公曰爾言是矣誠如爾言可期成功傳令還鎮以姪升慶爲前導自爲殿後徐徐回軍於是敗軍將領義士黃進魏大器孔時億皆來依焉比至光州軍幾滿千近光之境父老士女以手加額曰我公還矣湖南一省恃而無恐箠食壺漿來迎軍前歡歡欣欣公還官視事聚境內父老北向慟哭與衆約曰 國家以湖南爲根本吾以光州爲根本根本不固何以爲特約法十條一無怠農桑克勤貢稅

二勸課教訓尤倍平時三習服弓馬續發子弟四勿信訛言以動民心五鄰民來附勞之來之六養竹採鐵以助軍器七女勤女工代夫幹家八節食約束以敷軍糧九吏民相孚視同一家十無相爭訟以擾官政因令曰不遵此條者非吾民予言不再父老子女皆聽令垂泣於是傳檄列邑期日舉義義士相繼而起者高敬命金千鎰柳浚崔慶會崔尚重梁山隣邊士貞金齊閔鄭見龍文緯世申汝樑金璣黃進朴光玉金益福羅德明蘇濟安信孫朴繼成申汝克申汝積金彥恭沈敏謙七十餘人奮忠從軍在在效慕或

召募或運糧繼餉多所謨畫朴希壽以及公命赴
行在陳南服兵事 亂中事績

公行軍至全州監司李洸曰公全軍而還收拾州兵起
義至此計將安出公曰賊四路分兵奔突侵犯一路
踰八良入錦山郡守權棕死之賊勢益熾自錦山踰
梨峙一枝犯全州一枝向湖西云然則兩湖將為賊
窟而西路將絕根本失守而貢稅闕供則灣上菱寓
之 朝廷將何以為恃不若先據梨峙熊峙使賊不
得西窺然後可以保障兩湖通 命灣上傳檄三道
收拾軍容西上勤 王收復兩京則賊勢自孤 五

室就安矣吾之計無出於此洸曰公之論兵禦賊似
為當然而兵將幾許公曰兵不滿千而同我志者黃
進孔時億魏大器黃璞蘇濟崔虎梁應源魯鴻等諸
壯士足矣遂行軍至全州境上繕器械鍊兵卒義兵
將趙憲移書請約曰賊若踰嶺衝突兩湖將瓦解吾
將先踰熊峙勦賊衝突之勢以絕南窺之鋒請以某
日同踰嶺擊賊則軍勢不孤犄角成形須急引兵相
會無失輔翼公回答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不教兵而赴賊是以卒與賊吾纔收拾散卒不滿
千人而不及鍊繕若過十日可以用兵且賊踰數百

里無人之境其精器銳卒盡挫於錦山之戰吾使人
視之時月之內未可振作且錦山四面陡峽兵一踰
嶺便入死地與賊困鬪勝敗未可知不如退幾日兩
軍益鍊而據嶺拒賊則可以專勝須勿輕進少俟幾
日而相約為宐云云重峯不聽與義兵僧將靈圭進
兵踰嶺之報至公曰嗟呼趙憲死矣失古人先據之
意投餒虎耽食之口不死何為趙憲死而賊益肆則
必指日越嶺矣不可不急速前進謂升慶曰賊必乘
勝由梨峙向犯湖南矣爾領一枝軍踰熊峙行二十
里許承貞谷村庄之左有山谷可藏兵乘其敗而斷

其歸路然後可無類盡殲矣慎勿輕念升慶領命而
去又謂黃進曰兩湖之存亡國家之安危在此一
舉若不勦此賊賊必再窺湖南矣先鋒之任非君莫
可進曰方此人臣捐軀效命之時湯火莫辭况先鋒
乎固所自願願主將勿疑嗟呼善戰之靈圭今焉已
矣公大喜遂趣令進兵曰梨峙固賊我必爭之地若
不先據不可勝矣使先鋒趣進而公繼之遂遇賊於
嶺上公乃奮身而前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有死無
生勵聲令軍中軍皆大呼踴躍賊乘錦山之勝以為
湖南無可憚者遂放心踰嶺猝遇我軍銃砲未及火

刀創不出韜兩軍肉戰自辰至申鏖戰良久勝負未
决黃進中丸而退公遂自爲先鋒奮身大呼軍皆殊
死戰自申至酉賊少却而我軍賈勇無不一當百走
坂之勢建瓴之形崩騰如風雨奔北如羊豕驅而殲
之於三十里長谷賊兵數萬幾皆敗殄賊將隆景狼
狽於亂軍之中收拾散卒還走珍山至永貞谷日曛
飢困抱頭趨走之際一枝精兵自山谷突出大呼矢
石如雨昏夜相搏以逸待勞一場廝殺賊又大敗隆
景棄軍逃走於是賊兵之被傷脫身者不過千餘人
數萬之兵不得散走蹙驅於長谷之間追奔逐北自

相踐踏八十里之間僵屍相屬殆無一步淨地而賊
之將領死者不知其數於是公大捷受凱黃進裹瘡
而赴升慶亦來會死者軍官一人士卒十人方鏖戰
時卒之不用命者公以劔督戰標痕戰笠矣收軍點
閱幽其不用命者斬之軍中戰懼相顧曰將軍神矣
身爲先鋒左右督戰身犯銃劔而標知其不用命者
戮之若非神勇安能如此公曰賴將佐之力吾得以
有此還鎮嶺上曰今夜此賊必來盡力劫寨欲洩敗
血之憤矣將勿釋甲卒無韜刃是夜三更謂升慶曰
軍官去家從我死於王事委體於亂屍之中若不索

之以歸葬則何以塞爲將之責耶吾當往尋雞鳴而
還爾須靜鎮而待謂鄭忠信曰爾持一砲一燭而隨
我遂杖劍持鉤步出軍門軍中寂然竈幕之中殘燭
耿耿雲翳之間微月娟娟松檜慘澹帶愁色亂屍縱
橫飛腥臭公愀然謂忠信曰吾奉 命南鎮以未滿
千之卒殲數萬之賊若非 聖上之靈諸君之力其
何以致此乎吾必更來而來由此路矣爾可立於此
山之頂遙望賊奇放砲爲報遂左手杖劍掛燭右手
持鏡鉤鉤視亂尸得軍官之尸斬首佩之纔回身之
際忠信於山上放砲而賊兵四圍數匝亂放砲丸公

擲燈棄鉤以劍防身銃丸格劍劍丸相拍之聲錚錚
椽椽劍光閃閃倏成一大火塊銀缸漸漸離地盤旋
於空中賊衆大駭相謂曰彼非人也殆神也如非神
勇安能若此如不卽退當有大患乃獸奔鼠竄而去
公擲劍長嘯曰今日勞矣然賊不敢再犯忠信伏地
拜曰將軍之神勇古之名將亦所未聞公曰試之於
危迫之技何足道哉還入軍門軍中靜肅入如幽時
令軍中設壇爲位招戰亡將卒之魂爲文而祭之公
親自奠酒慟哭盡哀謀於衆將士曰今幸小捷未足
爲功而 朝廷艱虞羞寓灣上以湖南爲憂以向日

聖上之綸音見之望日之誠夙宵不弭不可不具奏
却賊之報以弛 聖上南憂萬一之慮而畿湖海平
無處無賊雖欲馳達捷音無可通之路非智勇兼存
者非其任也誰可行者忠信對曰雖無才勇請資捷
音以獻 行在公曰非汝莫可因手草捷書遂以忠
信爲裨將使即日起行忠信拜辭而退公念忠信智
謀雖過人賊陣遍滿何以得達灣上憂念不已過一
二日至于三日聞忠信尚不行公招問曰爾任重事
尚遲不行未知何故忠信對曰有所思未起程今始
得計即當起行公曰所思何如忠信舉足視之而退

公領會領之蓋忠信念賊勢彌漫難保其善達且捷
書若不善藏爲賊所獲非但有殺身之禍主將之令
墜地 朝廷之憂莫弛乃以捷書片割織履行路則
藏佩逢賊則躡履爲計也遂即起行晝夜趨進若逢
賊則善言辭和顏色或稱索父兄於難中或稱索姊
妹於他鄉賊亦美其貌悅其言不甚拘囚或脫身而
走或乞憐而免乃間關得達龍灣獻捷書 上大悅
招鄭忠信詳問前後始末忠信奏對纖悉容色動盪
上臨筵賜顏特命立貫革於五十步使忠信射之特
爲 賜第朝臣請令扈衛 上許之命留之忠信對

日奉主將之令奏捷。朝廷若不反面則非但將令之墜地無以獎勵南土人民。主將送小臣之日泣而屬之曰：昔企回音，今若仍雷不反，則以主將貫日之誠恐其不達。朝廷夙宵憂慮，勢所必至，請還見主將以宣。聖上之綸音以慰主將之忠誠，鎮南中之訛勞，將領之績。上義而許之，以公陞為羅州牧，使黃進為兵使，諸將授職有差，給資頒賞，送鄭忠信使宣諭。教旨忠信還到軍中，公四拜祇受，北向慟哭，哀動一軍，莫不揮涕飲泣。未幾自羅州陞為全羅

監司

朝野輯要

先是秋七月，公遣兵敗賊于熊峙。金堤郡守鄭湛死之賊，又犯梨峙。同福縣監黃進敗之時，賊自錦山踰熊峙，欲入全州之境。羅州判官李福男與義兵將黃璞、金堤郡守鄭湛、宣傳官安得及安徵等據險迎擊。監司李洸遣兵助戰，賊之先鋒數千放丸麾劔直前。福男等冒死血戰，射殪無數賊，敗却翌曉，賊舉軍大至。彌漫山谷，銃火如雷。福男等鏖戰一陣，不敵而退。黃璞軍潰入福男陣中，鄭湛自初力戰，親射殺紅旗下白馬賊將，賊披靡而却。既而羅州軍退，湛孤軍被圍。將佐勸湛退陣，湛曰：寧殺一賊而死，不忍奉身而走。

使賊長驅也堅立不動發矢必中俄而賊兵四圍兵皆散逸湛力屈而死金晏安徽李蔚亦皆戰死福男退屯嶺下安鎮院賊知有備不敢踰嶺而止湛自聞君上播越常流涕奮憤誓以必死報國發兵之日殺牲祭社告誓而行郡人感其忠義追聞于朝贈官旋門焉倭將又舉大軍犯梨峙公督黃進提縣兵與福裨魏大器孔時億等據峴大戰賊攀崖而上進依樹禦丸射矢如破發無不中終日交戰賊兵大敗伏屍流血草木為之腥臭是日進中丸少沮公督將士繼之而得捷倭中稱朝鮮三大戰以梨峙為最

李福男黃進安得由此著名焉賊聚熊峙戰亾之屍埋路邊作數大塚書其上曰弔朝鮮國忠肝義膽全羅人心至是稍定公發兵二萬向京城壬辰事績十二月公進兵水原禿城至稷山體察使鄭松江澈戒勿輕進公乃住軍以聞朝廷請下旨責澈促令進圖京城公懲前日之野戰潰師進住禿城上解劍馳賜曰諸將不用命者以此從事京城賊牙陣出兵往來挑戰公堅壁不應賊燒營而退公時出銳卒抄擊零賊畿內賊皆斂入京城自此西路得通諸義兵鱗次進屯畿界以待天兵亂中事績

公駐兵於禿城城中無水不足取食細南川水環西北而流倭人撥聽城中無水之狀乃悉力壅川於上流水絕不流元帥已於軍中儲水可支幾許日矣乃於西將臺高其帳座張樂宴飲後取軍馬三三五五以水洗之刷之洗馬之水波揚白倭人望見而凌水曰城中有洗馬之水如彼其多矣豈患渴飲乃斬我國奸民之言無水者而去軍不患渴洗馬之水非冰也乃白米也耀日揚洗遠望白白若水也故至今禿城之人號其臺曰洗馬臺

朝野輯要

公自禿城進軍陽川孔巖渡率手下三數人渡江觀

陣基于牽州山城踞輅床周審之際賊兵四圍賊設帳幕高如雲公命鄭忠信曰爾可傳喝於賊將兩陣相拒兩將相對以凌勝負乃是將帥之道相敬之義而今此猝襲於單騎觀戰之人恐非智勇之人所為亦非兩國凌勝之策開陣許幽實是道理賊將即時開陣而許幽公於是率驪州壯士及鄭忠信半醉緩步而行于砲藏藥劔露刃森嚴之中矣住足於中間陣門點考行中隨身之物則壯士遺失藤鞭而來公咄咄不已復使忠信往伺于賊將而推索以來未盡幽陣門而拾鞭之卒已梟首懸門矣

癸巳二月京城賊合屯大熾公欲連絡天兵以圖京城乃留兵使宣居怡領全師屯衿州光教山分抄其精兵四千自陽川濟江陣于幸州山上設柵爲衛賊見其孤懸濠入悉衆數萬乘曉圍柵鑼鼓動地柵中震駭公申令鎮靜矣賊分軍迭進金昕勸公爲背水陣法自酉至卯內外皆殊死戰我軍占地高峻後臨江壁逃走無路皆懷死心賊仰攻丸道不直湖南諸軍皆善射射必中傷矢如雨注賊輒披靡乃各持束草縱火燒柵柵中以水撲滅賊毀西北隅柵一間所守僧軍少却公自用佩劍直斬退者數人復樹柵以

拒之射矢將盡水使李蘋舟載數萬箭以繼之賊乃敗卻焉收聚屍爲四堆覆芻以焚之臭聞數里我軍收斬餘屍一百三十級翌日查大受來視戰處曰外國有真將軍矣宋經略移諮慰獎而用段銀爲禮奏聞于帝帝遣鴻臚寺官宣諭本國曰朝鮮素稱強國今觀權慄斬獲甚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朕甚嘉之公移陣坡州山城賊兵又爲來侵皆不戰而退提督聞之頗悔回軍之遽使張世爵與李德馨還到開城蓄糧以待之勞命公陞階資憲

中興誌

得人死力而方戰之時弓矢幾盡陣中危悶丁傑以
二船弓矢從海而來以之繼用焉

初公聞天兵渡江領湖南兵以應而進屯幸州爲聲
援公令諸軍作柵指教兩日而柵成賊乃掃穴而來
兵可七八萬我陣兵僅五六百能射者僅七十餘人
俄頃彌滿數里劍光滿野軍無人色賊衆進薄柵下
我軍皆殊死戰賊乃分兵迭進前者退休後者繼上
如是三合賊屍狼籍山積賊乃取長木作高輪如樓
臺狀數百荷而上上載銃手數十射陣中公令取地
字砲係二大刀於砲前潛近賊輪而放之所過如雷

電輪破如瓦裂輪上賊酋支體分解飛墜賊不敢復
進會日昏乃遁此時賊死者過半諸將皆曰今日之
捷乃設柵之功也

豐壤君趙做碑文

宋經略聞幸州之捷因令我國加權公爵祿以風本
國宰僚兵部尚書石星上本曰朝鮮諸道獨陪臣權
慄能守孤城抗強賊合有勸賞之典奉聖旨朝鮮
素稱強國今觀全羅道斬獲甚多該國人民尚可振
作朕用嘉之該部知道於是宣諭焉

國朝實鑑

時李提督行至平山寶山驛聞幸州之捷悔其退帥責
李如栢曰耽閣大事至今不能成功皆由於汝蓋如栢

止其進攻京城也提督乃令張世爵同李德馨再往開城使之蓄糧以待提督因還平壤雷屯城中公乃移兵西上與都元帥金命元及副元帥李贊據守坡州山城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賢亦為游兵遮遏蟹嶺義兵將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輝等從右路伏於敬陵昌陵之間各以其兵出沒抄擊賊多出則避而不戰少出則隨後邀擊倡義使金千鎰京畿水使李顯忠清水使丁傑前全羅兵使崔遠自江都乘舟從龍山西江或進或退以分賊勢忠清巡察使許頊既代尹先覺與公西上方在陽城夏令還護本道以備賊南衝之勢楊

根都守李汝讓亦在龍津上流以防賊橫逸我國兵勢頗壯諸將所斬賊首懸南門外叅將呂應鍾見之喜曰朝鮮人今則取賊首如割球矣

亂中事續

先時公以光州牧使陞為羅州牧未赴任代李洸為巡察使率兵勤王 懲李洸之野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賊不敢攻及聞天兵東向遂渡江陣于幸州山城至是賊從京城大出攻之軍中洶懼欲散公厲氣巡陣援炮力戰矢石雨下賊分為三陣迭進皆敗大鬪而還入京城公令軍士取賊屍磔裂肢體斃掛林木以泄其憤焚其餘屍臭聞京城賊因為奪氣不敢

夏禹焉

中興誌

公聞天將有北還意毀其營柵率軍至臨津會都元帥金命元體察使柳成龍聞之單騎馳往登坡州山城觀其形勢以為大路之衝而地形陡絕可據即令公與巡邊使李贊合軍據守以遏賊兵之西下者公使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贊朴名賢等為游兵遮蟹踰嶺使義兵將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輝等從右路幽沒抄擊賊不得出戰亦不得出城樵採而死者甚多矣

癸巳四月七日李提督自平壤還開城柳公成龍呈

於都督極言和好非計不如擊之都督批示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然無意聽用又使游擊將軍周弘謨住賊營柳公與金元帥適在公之陣中遇於坡

州焉

國朝實錄

時 朝廷聞賊南下連下 綸音督諸將追賊公及都元帥金命元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安寧公以 國事之急欲渡岐江前進郭再佑高彥伯曰賊勢方盛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糧餉不可輕進也他人皆依違而已獨李贊及從事成好善奮憤責諸將逗遛與公合議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無所得諸將

乏食摘取青柿實代爲糧明日牒報云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紛不決已而賊衆砲響大震人人洶懼爭相出城墮於弔橋而死者無數焉還渡鼎津望見賊兵從水陸而來蔽野塞川諸將各自燬去公與金命元李賓崔遠等先向全羅道唯有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隨至圍之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以唐將支持差使員久在尚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還纔二日矣州城本四面據險壬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賊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刈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防矢石

從其內發鳥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皆京城市井名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甚且素惡徐禮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黃進守東城敢戰數日爲飛丸所中死軍人奪氣而外援不至適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束荆投石極力禦之賊幾卻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矣賊在山上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蠶石樓與崔慶會携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者數人而已自有倭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朝廷以公敢戰不畏賊代金命元爲都元帥

中興誌

晉州敗陷諸臣皆死莫不痛悼 贈千鎰右贊成黃
進崔慶會左贊成張潤兵曹叅判其餘贈職有差
立祠祀 賜額忠烈又以公代金命元為都元帥率
諸軍援之

是時提督祭旗於教場 天朝諸將及我國右議政
李德馨接伴使金晬巡察使黃慎兵使李光岳李時
言防禦使元慎等與公咸在列焉祭訖取雞血和酒
盛銀杯置卓上提督以下以次入讀祭文歃血然後
揖退其誓辭則乃悉聽王朝號令 朝野輯要

初公與體察使韓元翼議修慶尚道內山城禦賊築

公山金島龍紀富山等城而公山金島用民尤多悉
收旁郡器械糧餉實其中督守令盡率老弱男女入
守有賴

平秀嘉大舉入鼎津公時為全羅監司與都元帥金
命元巡邊使李贊兵使宣居怡等退入湖南與義兵
將金齊閔義毅將奇孝曾以為聲援

六月罷都元帥金命元以公代之公退入南原收聚
士民議守城之策天將查大受駱尚志宋大斌及我
國諸將李賓官居怡洪季男等次第來會 龍城誌

七月平秀嘉乘勝向湖南先鋒六毛里鹿加末等一

軍至河東一軍至求禮游兵已迫南原城中振動公退屯任實

十一月李賓與倭人戰於永善不利時劉綎屯星州八莒宋大斌屯三嘉公從吳惟忠屯慶州李賓屯宐寧

先是遣工判李輅佐郎崔洽料理設險悉發三道民丁壯健者令公在劉綎營下操練聽用又遣左議政尹斗壽提總以督其邊設都元帥金命元及公與巡邊使李賓別將崔遠節度使高彥伯義兵將郭再佑倡義使金千鎰慶尚兵使崔慶會聚於宐寧相機進

勦元均敗軍引退至巨濟築川島公在固城以均無所得檄名杖之督令更進均還軍忿懣飲酒醉臥諸將欲見言事而不得夜半倭船來襲之我軍大潰晉州之敗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恆福啓曰此元均之罪也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上從之公亦以僞宐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衝斥舜臣與軍官一人自慶尚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關達珍島欲收兵禦賊而兵已向南原矣朝廷乃徵都元帥疾馳入朝上驚曰南方賊勢方熾何遽入朝公對曰有旨矣左右乃曰賊兵已迫廷議欲截漢江以守

勿使賊渡故徵之矣體察使柳成龍請以把截江南之事專責於公 上允之矣 國朝實鑑

時麻提督以下諸將所領兵合四萬四千八百人提督至聞慶各三路大將密議軍務而公亦在座提督密語曰大兵到蔚山公亦令水軍整備戰船多載砲手耀兵於前洋以助聲勢公一如其言

賊將清正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襲平壤李提督如松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路不可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迪守開城謂接伴使李德馨

曰朝鮮之軍勢孤無援宐悉還江北是時公在高陽幸州巡邊使李贊在坡州高彥伯李時言等在蟹嶺嶺元帥金命元在臨津南都體察使柳成龍在東坡公大敗賊于幸州移軍坡州

賊欲復幸州之敗舉衆兩望見壁壘斂衆而退如是者三是戰也公凡恂牙麾將卒頭戴銅鼎巡諗諸軍丸聲小歇則脫銅鼎盛水接戰俘獲無數是役之大捷公兄恂之功亦多云 朝野輯要

甲午二月忠勇將金德齡告諭嶺南到南原調兵得本府士人崔聃齡爲別將遂進兵嶺南界上軍聲大

振賊聞德齡威名甚恐稱以石底將軍德齡往見公受節度且移書郭再佑約以同仇之義

是歲大饑人相殺食湖南賊所在蜂起千萬爲羣賊首金希李福姜大水據南原楸洞高城又據右道山谷間互爲形勢幽沒橫行劫掠人畜四邑之境行路繼絕金希等轉掠嶺右郡縣公令右兵使金應瑞擊之反爲所敗又令鄭起龍擊之擒李福誅之金希率餘衆走入湖南

龍城誌

九月 朝廷命體察使尹斗壽督金德齡討賊斗壽至南原令公及李舜臣金德齡會固城協攻巨濟屯

賊公又使郭再祐洪季男等助戰郭再祐語金德齡曰聞此一舉要試將軍之勇有請曰然曰將軍能料跨海滅醜之勢耶曰否曰國家倚將軍而舉事軍卒恃將軍而赴敵今將軍之言如此何也曰此舉非吾意也固知據海之賊實未易制但爲 朝命所迫耳再祐長吁曰事可知矣將軍名振蠻中賊方畏縮不動而今忽輕進示弱徒損威名將何以善其後乎即馳報於公言其不僂

日月錄

乙未七月公遞都元帥以右議政李元翼爲四都都體察使兼領元帥府事

羹牆齋

丙申二月復以公爲都元帥

七月鴻山人李夢鶴起兵作亂忠清兵使李時言敗績夢鶴進攻洪州牧使洪可臣藍浦縣監朴東善拒卻之公率諸將來援夢鶴兵潰伏誅是時兵革未息加以饑饉侵漁人不聊生鴻山庶人李夢鶴因衆心思亂與其徒韓絢等起兵爲亂應者靡然夢鶴遂襲鴻山執縣監尹英贊又執林川郡守朴振國轉陷青陽定山等六邑旬日間軍至數萬李時言再戰再敗中外震撓夢鶴乘勝攻洪州牧使洪可臣收兵固守賊攻之數日不能克藍浦縣監朴東善急見水使崔

湖欲發水營兵救之湖以水陸異責難之東善大言曰此誠何時而較水陸之異耶遂盡發水營兵且令保寧縣監黃應聖聚集本縣兵同入洪州城城中大喜夜列炬雉堞照耀內外聲勢頗張賊衆恐動夢鶴知不可攻翌日引向德山路聲言直向京城救濟斯民公與全羅監司朴弘老金德齡等諸將引兵來援前軍已至石城全羅牙兵將尹誠自募壯士十餘人夜入賊營放砲賊衆大驚誠仍大呼曰都元帥與全羅監司及忠勇將軍兵馬十萬今已到矣汝中多脅從者若斬將來降可免罪也賊衆聞之爭持刃入幕

中斬夢鶴於臥席其軍一時潰散韓絢領千人屯於
洪州境李時言洪可臣襲破之賊黨悉平

明野輯要

夢鶴徒衆逃散名賢等幽城追擊公傳令搜捕州縣
各自捕囚公即訊取服皆致京獄 上遣同義禁尹
承勳往稷山問罪人輕重誘脅愚氓從輕放釋致京
獄者百餘人正刑者孛籍如法大赦宣 諭中外
兩南諸屯之賊聞島山受圍發兵赴援經理錫督諸
軍攻城不利招公及李德馨曰城險難援救兵大至
不得不解再圖後舉當夜撤營使擺寨登山為殿而
退

時賊又分兵自宜寧三嘉進迫星州又自洛東江湖
流而上入高靈營陣彌漫鄭起龍率尚州鎮屬九郡
兵與金烏城長李守一協守金烏城李元翼問將於
公及郭再祐皆以為非起龍不可乃檄召起龍為將
屬以二十八郡兵使擊賊大破之

初安國司寇梨嶺公與同福縣監黃進拒却之安國
司還走入錦山畏公威勇不敢復出全州之境故湖
南之民皆得奠居而不驚各安生業蓋由公以湖南
為根本而固守之功也

亂中事績

楊鎬麻貴引兵向蔚山號令正肅公率鄭起龍等從

之大破蔚山之賊清正已入保島山矣明日鎬進兵
仰攻斬遲延者二人衆皆爭奮而形勢絕險備亦密
不可拔游擊將軍陳寅中六丸鎬乃收兵而退明日
鎬令公及李德馨率我軍與降倭攻之又不克賊水
軍又屯藍江欲逼海岸天兵用大砲却之島山無水
賊每夜出城汲水輒爲我軍所獲一夜擒百餘人城
中危迫降者相繼會大風雨天兵凍餒不振鎬令諸
軍環城列營各執草房爲持久計貴請開一面使賊
得遁設伏於要路以取之公曰沿海賊屯星列其勢
必合兵來援若能分軍以遏其路則清正之頭可坐

致也鎬不能從

是時驍將亦有安信甲韓明璉李楠信甲早與起龍
齊名而功未著明璉出入於起龍及公幕下連戰有
功楠尤未著

六月遣承旨李德悅享劉綖于南原劉綖承 命班

師 世子自公州遣尹斗壽權慄來陪宴境內百姓
入庭呼泣曰天兵一還賊必衝突願少雷救活餘氓
綖出示 詔旨八月領軍向京仍還遼東只設擺撥
於本國三十里置五名自北京達于釜山

南原土賊金希嶺南土賊林傑年最橫公使全羅兵

使金應瑞搜捕軍潰而退公更以尚州牧使鄭起龍
為督捕大將討之八月起龍斬賊李福其黨合于金
希而稍定焉 國朝實錄
元帥公檄湖西逆黨文曰誠未遇於張綱何必待於
虞詡設受降之幕以待歸正之人開遷善之門將受
幽幽之徒云云

邢玠分割兵將四路進兵劉綎主西路公及李光岳
屬之順天之戰劉綎本無戰心必以和退也陳璘率
水軍督戰益急公與李公德馨馳詣綎帳亟請攻綎
不從璘大怒馳入綎營手裂帥旗責以心腸不美綎
既攻城不克乃議退兵李公力止之綎佯許之而先
令公撥兵而焚營繼退

先時松江鄭相公為兩南體察使狀 啓曰權慄掃
境內上來駐鎮于禿城湖南根本之地將至難守之
境請使全羅監司還守湖南為宐云云公上疏曰臣
今勤 王之兵遲滯至此者罪實大矣而今者體察
使鄭澈狀 啓後士卒之逃去者比比有之將何以
為之於是 朝廷罷鄭公體察使之任全羅監司則
斯速上來勤 王之意下諫矣公之軍容聳動進軍

幸州 中興誌

癸巳十一月都元帥公令僧義將處英修築鮫龍山城英自宐寧領兵來留鎮修之甲午四月監司朴弘老移關以敵愾義兵邊士貞年滿七十老病之人經年赴戰其功甚多乃定南原蛟龍山城守禦將因率兵入守時僧義將處英已畢修城之役云

天兵參軍呂應鍾自京到南原北村遺進士金復興序曰人生天壤間其相遇也有數而亦意氣所感應也松篁梅雖物亦以類友何獨於人而疑之余以逐賊離王京馳至善山蓋寂寥野曠絕無人跡之地也夕陽西下宿鳥投林四顧茫茫皆成丘墟殊可悲

夫而適有金生者長揖而迎意甚慇懃問其名則某也問其官則別坐也扣其中則有周情孔思詩書六藝焉余於是進之同室同飲食同筆硯同榻風雨而相顧如平生知己懽如也然金生朝鮮人也余中原人也金以支供事余以逐賊事偶一邂逅後事畢各分袂因相愛之淺而相離之速不覺愴然各淚下數行清風吹金生歸湖南明月送吾還漢陽心照兩地身各一天將謂此生無處問金生矣不意凶賊又有晉陽之警余出先巡情坐南原城之外四十里許山林下暫停鉞以俟大將軍指揮初不知此里

屯德村乃

金生之家也適有元帥權相公下顧余問之曰此山中倘有儒生家一明窓可臥耶公曰此里有金生者多讀書可陪大人乃知善山故人金生也金方奉母山中避兵闔余至即趨俟余乃移劔而寓之其家有畫樓朱閣掩映綠林千樹喬松萬竿脩竹似非人世之居別一天地幽雅處也一小室如斗金生所潛修其中者有和平弘毅四字以自銘者在壁時弄一曲琴洋洋太古或紫箏清響幽然丹丘鳳鳴乃知其禮以治身樂以治心非徒口耳章句之儒也權元帥來顧亦極口贊之見其一子焉其子青年英氣逼人腰

掛白刃慷慨欲出為復國仇益知金生之善教子嗚呼人生聚散豈偶然哉善山一遇於始龍城再遇於終必有宿緣耳是以晚涼把杯不覺爛醉遂為此敘詩曰慶尚山前偶邂逅湖南城外更相逢風清弄管雲停竹月朗調琴露滴桐宇宙方纔同一夢關山又欲隔千重主人莫惜金杯酒別意馮欄不語中筌軍呂繼菴太和甫書復興問曰時變至此何時太平應鍾曰又有一事不可言者卿若聞之失聲慟哭無所去矣天下將必大亂我亦從此欲入武夷山中矣

事績及
龍城誌

時兩南人心以不能勤 王討賊歸咎於巡察使此
道則郭公再祐乃敢移檄于道主僅能鎮定湖南則
光州牧使權某等數罪通文于道內以巡察使不能
行公討賊之事付諸將恣之域若於此時賊來再犯
則萬無可禦之勢云 征蠻錄

忠莊公體貌碩大氣像和偉自少有將家殉國之心
及晚節登科無意宦海居家篤學足跡不到於權勢
之門故世人莫測端倪也公乃領議政康定公之子
屢代閩閩華門子弟而志趣曠絕孝友敦厚沈重自
守不事宦業故自郎署拜鏡城判官赴任一年移

除義州牧使當壬辰受任于光州時倭寇充斥遍滿
一國京城平壤次第陷沒倭酋清正以大兵入北道
一省皆為見陷 車駕幸于龍灣請兵于 天朝於
焉之間賊兵無處不據我國勤 王之兵未及調衛
行在慶尚全羅忠清三道觀察使各率境內兵會于
陽城素沙坪兵至數十萬時公為本道助防將同赴
會軍所遇賊兵不過數千人羣議皆以為以衆擊少
其勢必破公曰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而京城平壤
咸興所據之賊不啻百萬各道寇掠之賊又不知其
數今以我軍之衆擊彼少敵雖獲勝不足為榮而且

倭賊恃其銃砲長驅千里所向無敵其銳鋒不可當我軍聞其風聲皆已懷惴今與少賊戰而萬一不勝將若之何不若勿與交鋒斂軍由水原入江華更進於臨津絕兩道相通之路又送三萬兵往陣于鐵嶺及三防谷斷南北往來之道則虜勢斷而爲三首尾不相應我軍則取食江華之儲積可免凍餒之患而奉承 行在問安而命令相通則誠 邦國之幸臣民之奠安有日 天朝救兵不久必至合勢勦擊則平壤京都取次興復 車駕還都收斂八道軍民守護都城趣兵嶺南以席卷之勢乘主客之形則行長

長政不日逃竄而清正之頭可致於麾下此其第一策也不然置此小醜於一邊進軍近京之險地以擣肘腋按兵以待 天朝援兵之來到遙應夾攻則三都八道指日收復此爲第二策也三道伯不聽公言與之合戰果大敗而我軍死傷不知其數軍容四散賊勢衝突餘軍雖無心戀戰公獨收軍一邊靜陣以待賊不敢犯矣公謀於將卒曰大軍敗衄吾兵獨全亦是天幸而勢孤力單無以自持如之何其可乎咸曰以不能滿千之卒勢難自力不如全軍還州保障湖南以爲根本公遂拔軍南還以守境內撫恤軍民

移檄遠近約日舉義列郡響應於是金公千鎰高公
敬命金公齊閔梁公山壽諸義士一時並至遂獲梨
峙熊峙之捷募人奏捷鄭公忠信應募請往抵達龍
灣 上見之大喜曰倭奴彌滿八路三京失守忠臣
義士寥寥無聞今日光州牧使獨上大捷之音朝鮮
亦可謂有人 特賜忠信及第遷公爲羅州牧使旋
除全羅監司於是公北向痛哭赴任行公部分籌畫
各得其人一道忠勇之士若金公昕黃公進等佐幕
從事終始跟隨賊兵因而莫敢窺湖南之境遂收拾
道內兵將向西勤 王倭會恨前軍之屢次敗沒必

欲報仇以六軍隨其後公與戰于臨陂大破之斬獲
數千寇不敢復犯公領兵西上至水原禿城駐陣山
城以觀賊兵動靜及天兵消息賊侮其懸軍濞入夜
擣乘城斷流絕汲公隨變應機折挫鋒銳脫落角距
賊百計無施斂兵遠走不敢復近諜知其以大軍壓
之乃設疑兵若將守城不意進軍陣于高陽幸州山
城距京纔二十里京城所據之賊大驚曰全羅布政
應變將略龍虎莫測若不勦盡吾屬不知死所且梨
峙之讎禿城之恥不可須臾忍報也諸道所萃之賊
傾軍而來公令軍中各持濡巾一尺盛灰一帑先造

水車石砲以待之賊滿野而來將卒舉有懼色公令
曰賊進三十步之近而告賊三面圍進近入數十步
乃下令接戰賊先施銃砲莫售濡濕之中公親執梓
鼓督戰水車轉擊石砲齊放矢石如雨我軍賈勇聲
震天地無不一當百弓弩劍迭發短接自卯至酉
賊休兵迭進者三而不能支吾顛蹶踐踏十之八九
其扶傷救死而走者迫後盡殲江之北流爲之不流
於是公痛憤倭寇之所爲盡爲沈屍又解肢體掛於
樹木遂聚屍而焚之臭烟乘風聞于京城賊爲之奪
氣因率軍進陣坡平山城賊大引兵來期報累敗之

憐見公住陣之處地形陡險軍容整齊咄咄而退公
因軍臨津與天將相見論勝敗之勢進退之形天將
終念碧蹄之敗頗有退軍之意公曰平壤之戰賊之
銳志七八分挫矣李舜臣連勝於水戰小的之軍粗
備容儀老爺進軍京城本國將卒隨以效力京都可
不日而恢復南下之賊亦可使寸刃不還老爺棄垂
成之功縱納命之賊竊爲老爺惜之李提督莞爾而
笑遣將看公之住陣及勝戰處歎曰外國有真將也
遂進軍京城倭之諸酋懼而請和退軍南還平秀吉
大怒使清正諸將雷軍大丘益發兵水陸并進晉陽

全城陷沒都元帥金命元以失師律遞 朝家以公
屢捷有大勳陞爲都元帥進軍統管水陸督戰時李
公舜臣以誣被遞蒙放以白衣從事於元帥軍中元
均爲統制使違公節制而敗衄公凌棍汰罷以舜臣
權察統制之任而 啓聞朝廷數日 朝家以舜臣
爲統制使矣天將李如松陳璘麻貴皆與公議兵輒
歎賞而敬待之亂平而還輒問權元帥起居倭國酋
長亦常問權老爺起居也 惜睡餘錄
晚翠公以全羅監司領兵上來勤 王之行以僧靈
圭爲先鋒矣趙重峯向錦山時移牒於公公對曰方

此軍容未備且勤 王時急先生須勵兵扼守熊峙
梨時使賊無踰足矣今天時不利於用兵且踰嶺向
錦則地利失矣先生之軍雖曰人和既失天時地利
則其得志未可必也重峯又移牒則又答曰必欲不
得已而入錦則請以某月某日相會重峯不聽又請
靈圭同去靈圭答曰全羅布政謂我善戰請我爲先
鋒臨陣辭貳於義不可重峯又爲移文請與靈圭同
入靈圭不得已辭于晚翠曰趙重峯以孤軍恐死投
賊屢請同義不得已同往公不能禁之 中興誌
全羅巡察使李洸領兵至公州聞 大駕西遷卽令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一
三十九
軍中曰已無及矣其各罷陣是時元帥公駐板峙與其參謀官前萬戶朴大壽及青巖察訪姜弘壽等馳見洸謂曰都城失守君父播越則爲臣子者所當挺身赴難與賊俱死職耳公之罷兵有何意也大壽按劍而前瞪目睨視之洸流涕曰吾未之思耳乃欲聚散卒則軍已潰矣無可奈何遂與權公及諸守令同下全州因爲再舉以此權公爲一道多士所推許熊梨兩峙及幸州之戰諸將莫敢違令能成大功終爲恢復元勳者此其權與也 延牛山集

大是非數歲之後率昧昧不傳徵之無所余嘗恨之壬辰之亂余扈駕至平壤趨拜兵判出入七年常主中兵凡諸將功罪施爲事功槩已領略矣厥後奉使南藩參以記聞質之公論尤爲明著而世無有明知其實狀而能言之者往往聞諸士大夫之論則動相矛盾有情迹倒置者今猶如是傳之悠久則其不爲紫之亂朱而是非霄壤者幾希矣 上嘗論水陸諸將之功曰李舜臣海上之鏖權慄幸州之捷當爲首功此不易之定論然其間曲折有未盡露者權聘君嘗言於余曰世以我幸州之事爲功此固可謂功也

然我起自行間積功至此大小之戰不爲不多而全
羅熊峙之戰爲最幸州次之我終以幸州顯焉事有
不可知者蓋熊峙之戰在首事之初賊氣方銳我軍
單弱且無健卒軍情洶洶難以爲恃乃能幽死力血
戰以不滿千之弱卒猝當十倍之悍賊竟保湖南爲
國家根本此其所以難也而當是之時西路阻絕聲
聞不通本道潰燬人多竄匿我雖有功無人褒獎故
朝廷無由得聞比如無人暗夜自相擊殺而功不能
顯也幸州之役在我立功之後而權位已重士心亦
附湖南精兵猛將盡屬手下而兵過數千地利亦險

則賊兵數多雖過熊峙其氣已衰此易與爲功而政
當天兵壓臨我國且諸路勤王之兵碁布畿甸鄴
城士民之在江華者引領以待之時我之成功適先
於諸陣此其功之所以易顯也公之此說可謂深得
其要也

白沙集

晚翠堂實紀卷之三

